

明史彙

列傳第一百四十二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

臣王鴻緝奉

敵禦撰

魏呈潤

胡良纘

毛羽健

黃宗昌

吳執御

章正宸

姜塚

熊開元

魏呈潤字中嚴龍溪人崇禎元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三年冬疏陳兵屯之策請敕順天保定兩巡撫簡所部壯士大邑五百人小邑二三百人分營訓練而天津翟鳳翀通州范景文昌平侯恂竝建節鉞宜令練兵之外兼營屯田無何陳闡海勦撫機宜六事竝議行明年夏久旱求言疏言驛站所裁纔六十八萬未足充軍餉十一而郵傳益疲勢必

再編里甲是猶剜肉醫瘡未必瘳肉先潰爛矣關外舊兵十八萬額餉七百餘萬今兵止十萬七千合薊門援卒非滋原數也乃加派五百九十万之外新增一百四十餘萬猶憂不足可不爲稽核乎邊報日急非臣子言功之秋而小捷頻聞蹣加峻秩門客廝養詭名戎籍不階而升悉糜俸料臣懼其難繼也江淮旱災五湖之間海岸爲谷舊穀不登新絲未熟上供織造宜且暫停至銓法壞於事例正途日壅不可不疏通而撫按諸臣捐貲助餉大抵索之民間顧奉急公之義恐上蒙而下削不可不申明禁飭帝是其言已詰大修北方水政條數策以獻帝納之熹宗時司業朱之後署國子監議建魏忠賢祠國學旁下敎有功不在禹下語置籍責諸

捐助及帝卽位委過諸生陸萬齡曹代何以自解首輔韓爌
以同鄉庇之遂漏逆案及是之後已遷侍講呈潤發其奸請
與萬齡輩同棄西市帝特宥其罪而之後由是廢棄謫停罷
內操宣府監視中官王坤論有司匿籍侵巡按御史胡良機
帝怒奪良機官卽令坤按核呈潤言我國家設御史巡九邊
秩至卑任至鉅坤劾良機卽褫職下坤究問良機在先朝會
糾魏忠賢削籍果犯罪有回道考覈之法在今乃以付坤不
亦羞朝廷銷士氣乎今邊事日壞在十羊九牧既有將帥又
有監司旣有督撫有巡方又有監視一官出則增一官擾而
中貴赫赫之威又復十倍人見巡方之使獲戾中貴莫自必
其命誰復敢以國事抗者異日卽欲聞九邊聲息覈監視善

惡笑從知之乞召還良機寧使驅彈駁於部院不使仰鼻息於中貴帝責以黨比貶三秩出之外時御史李曰輔亦以論中官獲譴給事中吳執御吳南灝御史蕭奕輔等交章論救不聽而御史趙東曠又疏劾坤亦獲譴呈潤以養母歸母服除起補光祿署丞甫半歲而卒良機字省之南昌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歷知臨淄益都二縣天啓初擢御史疏論乳媼中涓又請停內操楊漣擊魏忠賢良機亦上疏言忠賢之惡不減汪直劉瑾陛下過優容而閣臣不能據法爭豈真所謂門生宰相邪忠賢及魏廣微深憾以年例遷廣東參議良機方按貴州不候代而去遂斥爲民崇禎元年起故官按官二鎮年滿當代褒以敏練令復巡一年尋爲坤劾罷久之

光祿典簿終南京吏部主事曰輔字元卿南昌人萬曆中舉
於鄉天啓初爲成都推官巡撫朱燮元倚以兵事偕諸將攻
復重慶釋脅從無算崇禎四年擢南京御史帝遣中官出鎮
曰輔疏諫曰邇者一日遣內臣四尋又遣用者五非兵機則
要地也廷臣方交章而登島陝西又有兩闕之遣假專擅之
權駭中外之聽啓水火之隙開依附之門灰任事之心藉委
卸之口小臣不敏實爲寒心陛下踐阼盡撤內臣中外稱聖
昔何以撤今何以遣天下多故擇將爲先陛下不築黃金臺
勤招頗牧乃急急內臣是遣曾何補理亂之數哉帝怒鐫三
級爲廣東布政司照磨歸隱西山香城寺攜一僕與居尋遣
還與僧共晨夕而已然讀濂洛書不輟山居十餘年卒福王

復官東曦字馭初上海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歷知閩金
嵩三縣崇禎五年擢刑科給事中甫拜官卽苦加派預徵
括捐助恣苟且之政請興屯塞下以充軍用言路多因首
詔獄請稍加平恕容受直言報聞俄言頃以宣塞私和陛下
赫然震怒逮巡撫沈榮罷本兵熊明遇乃監視者王坤方會
飲城樓商榷和議所需錢幣在坤掌握倘力持不可安從給
發卽請之朝而沮之亦孰敢擅行坤不得辭扶同罪反上疏
云邊烽已熄侈以爲功且有或候交代語夫內臣之遣陛下
間一用之本非不易之典坤扶同擅盟邊臣倚爲護身之符
欺蔽當日甚陛下卽盡撤各鎮監視猶悔不早坤尚欲請代
圖彌縫於去後願陛下立正坤罪盡撤諸中使還京帝言宜

鎮擅和係坤奏發何謂欺隱命調東曦外任御史吳振纓給事中馮元飈等疏救並切責無何給事中陳贊化以皇子誕生請宥罪復職其同官吳南灝亦救之並不許謫福建布政司都事稍遷行人司正禮部郎中奉使還里福王時召爲給事中東曦已卒

毛羽健字芝田公安人天啓二年進士除萬縣知縣調繁巴縣崇禎元年徵授御史首劾楊維垣八大罪及阮大鋮反覆變幻狀二人遂被斥王師討安邦彥久無功羽健言賊巢在大方黔其前門蜀遵永其後戶由黔進兵必渡陸廣奇險難入七晝夜抵大方一夫當關千人自廢王三善察復之所以屢敗遵義距大方止三日而畢節止百餘里地平行從此進

兵何患不克因畫上足兵措餉方略并薦舊總督朱燮元閑夢得等帝卽議行後果平賊尋極陳驛遞之害帝令所司痛革積困爲蘇溫體仁之評錢謙益也御史黃宗昌備陳科塲本末言體仁熟中枚卜欲割刃謙益遂以結黨二字爲舉朝陷阱原體仁巧計所以破前此公論之不予以籍後日言者之口耳羽健亦憤其朋黨之說上疏曰陛下近者德業雖益盛而過舉亦時聞如逐言官非美事也咈諫之主猶思護其名我皇上乃不少介意名對至希違事也本用以聯上下交今乃有因而受黜者諸臣聞名攢眉蹙額以爲畏途枚卜甚盛事也今以相競而相譏因一人廢鉅典至黨之一字尤不可開彼附逆諸奸既不可用勢不得不用諸奸擯斥之人

若以今日之連袂登進者爲相黨而來抑將以昔之鱗次削
奪者爲相黨而去乎陛下不識在朝諸臣與奸黨諸臣之孰
正孰邪但觀天啓七年以前與崇禎元年以後之天下孰危
孰安便自可見今日語太平則不足語剔弊則有餘諸臣亦
何嘗盡負國家哉倘以一大高張輒疑舉朝皆黨株連蔓引
一網打盡臣惜陛下從千憂百慮中得此清明世界復爲讒
人隳壞也帝責羽健疑揣而以前條陳驛弊原之已疏劾太
常少卿謝陞求巡撫於王永光及推薦鎮則畏而引病以避
後推太僕卿則不病陞永光明比爲奸宜并罪帝召對文華
殿永光力詆其誣且欲究主使之者大學士韓爌言究言官
非體帝不從已而獲宥帝御文華殿獨召對禮部侍郎周延

儒羽健偕同官李長春田時震上疏曰漢臣有言所言公公
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今名見不以師濟而以獨侍清問不
以朝參而以燕閒更漏已沈閣門猶啓延儒賢者必將形跡
自遠不冒昧以就功名如其不然何取於斯人而用之疏入
切責羽健旣積忤權要其黨思因事去之及袁崇煥下獄主
事陸澄源以羽健嘗疏譽崇煥劾之落職歸卒宗昌字長倩
卽墨人崇禎初爲御史首請斥矯旨僞官言先帝賓天在八
月二十三日三殿敘功止先一日正當大漸時豈有安閒出
詔之理凡加銜進秩者皆魏氏官也得旨敘功冒濫者宜汰
宗昌爭曰臣所糾乃矯旨非冒濫也冒濫猶可容矯僞不可
貸帝令列名以聞遂列上黃克纘范濟世等六十一人請悉

行罷免帝以列名太多不聽尋劾罷逆黨尚書張我續侍郎
呂圖南通政使岳駿聲給事中潘士聞御史王珙俄劾禮部
侍郎周延儒貪穢數事帝怒停俸半年旣而劾體仁不納二
年冬巡按湖廣岷王禋洪爲校尉彭侍聖等所弑參政龔承
薦等報不以實獄不決者久之宗昌至羣奸始伏奉吏部尚
書王永光以宗昌不先劾承薦議鐫其四級遂歸時延儒體
仁已柄政矣十五年

大清兵圍卽墨宗昌偕鄉人拒守城獲全而子荃中矢死其
妻及三妾殉之李邦華薦宗昌未及用而京師陷又二年乃
卒莊烈帝初在位銳意圖治數召見羣臣論事然語不合輒
訶謔澄城人韓一良者元年授戶科給事中言陛下平臺召

對有文官不愛錢語而今何處非用錢地何官非愛錢之人督撫監司郡守下至州縣佐貳貢監吏承鮮不以賄進給事御史及館選亦然知縣則行賄之首用書帖不可數計薦舉例謝考滿朝覲之費往往至數千金安得不愛錢至科道者人謂之抹布言其只要他人淨不顧已汚也臣兩月內辭却書帖五百金他人可知乞陛下大爲懲創速治其尤者追贓庶可幾不愛錢世界帝大喜召見廷臣卽令一良指實一良宣讀欲用爲僉都御史吏部尚書王永光請令一良指實一良以風聞謝帝特召令密奏卒無所指帝怒責令再陳一良密復舉周應秋閻鳴泰等舊事爲言而語多侵吏部帝復召對出其第一疏示閣臣且宣一良面奏帝欲一良實指當時事而一良

卒以風聞對因大失帝意謂大學士劉鴻訓曰都御史豈可輕授且叱一良前後矛盾復令指實以奏居數日奏上仍無所指又摭天啓朝事爲解帝益怒褫其官

吳執御字朗公黃巖人天啓二年進士除濟南推官德州建魏忠賢祠獨不赴崇禎三年徵授刑科給事中明年正月以帝視朝稍簡上疏切諫帝摘其中憑臆隨聲語切責之俄請急除掣簽法務使人地相配議格不行踰月疏言理財先保民請蠲畿輔加派示四方停免之期俾曉然知息肩者日庶不至召亂至捐助搜括亦宜速罷毋徒爲貪墨藏奸之藪帝復以沽名希德責之已劾吏部尚書王永光專務比隸聽王洽薦用王元雅而封疆悞聽張道濬推舉尹同畢而祖制紊

至同臯兼金之餽不難自標爲例陛下懲貪法嚴而誨食自永光始官邪何日正寵賂何日清邪帝褒永光清慎不納其言俄因風霾陳謹邊防擇守令二事報聞已上重學校敦風俗諸疏帝皆採納帝以久旱求言執御應詔語極剴切已請召黃克纘劉宗周鄭鄖忤旨譙讓無何言今日用兵必需餉然往者敵兵闖入時袁崇煥王元雅擁數百萬金錢數十萬士馬狼狽失守而史應聘王象雲張星左應選以一邑抗強敵籌邊不在增兵餉在擇人畿輔東北及秦晉沿邊州縣宜悉授精敏甲科賜璽書畀本地租賦俾撫線軍民自禦寇盜邊關文武大吏繕修戰守之外宜兼責以理財如先臣王翹葉盛輩所爲則客兵可撤而省餉至數百萬矣帝以歲賦留

本地則國用何資不聽已劾首輔周延儒攬權指其私狀
陳于泰及幕客李元功蔣福昌周素儒等交關爲奸利罪快
旨切責已疏救魏呈潤李曰輔不納已陳陰陽内外之說言
今九邊中原廟堂之上無非陰氣心膂大臣未必皆君子帝
以其疏中所指陽剛君子無主名令指實執御乃以前所薦
三人及姜曰廣文震孟陳仁錫黃道周倪元璿曹于汴惠世
揚羅喻義易應昌對會御史吳彥芳言執御所舉因眞君子
他若侍郎李瑾李邦華畢懋康倪思輝程紹皆忠良當用通
政使章光岳邪媚當斥帝怒其朋比執政復從中構之遂削
二人籍下法司訊時御史王績燦方以薦李邦華劉宗周下
獄而執御等復繼之朝端震駭言官共申救帝皆切責卒坐

三人贖徒三年執御初行取入都延儒遣元功招之不赴後竟劾延儒其學以立誠爲本立朝更著風節久之卒彥芳字延祖歙縣人天啓五年進士授莆田知縣崇禎四年擢御史大凌被圍疏論孫承宗已駁故尚書呂純如辨錄之謬登州用兵請撤監視登島中官至是譴歸久之卒續燦字偉奏安福人天啓五年進士授興化知縣崇禎四年擢御史大凌被圍都下震駭而新令禁邊報抄傳續燦言邊關既有其形中朝何必諱其事致謠言四起民心淆亂惟發抄邸報庶忠盡者得各抒所見不聽尋與給事中鄧英陳奸吏私派之弊已復進賜環起廢容諫三說薦張鳳翔李邦華劉宗周惠世堯遂獲罪屢薦不起卒福王時復官

王宸字羽侯會稽人從學同里劉寔有學行舉崇禎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改禮科給事中疏請帝法周孔仁義黜管商富強則太平可坐致報聞禮部侍郎王應熊者溫體仁私
人也廷推閣臣望輕不得與帝特命入閣輔政正宸上言應
熊見擅廷推何緣特簡今事因多擾變以刻成綜核傷察宜
存渾厚奈何復使很傲之人與贊平明之治哉因力諫其狠
籍封靡請寢前命帝大怒下獄拷訊御史米助國金光辰龔
廷獻給事中范淑泰吳麟徵傅朝佑論救皆不聽竟削籍歸
九年冬有詔起廢召爲戶科給事中正宸因言起廢旨屢下
而與臣同列名若詞臣劉必達楊世芳等已死乞敕所司速
舉帝納之藥廠災壞公私廬舍無算正宸言火於五德爲禮